

一个人,忙活几十年,退休了,该干啥?选择或有不同,大抵不离两字——休闲。然而,有位老军人,重新披挂出征,劳顿奔波,踽踽独行,采集素材,激情创作,退休16年,著述1200万字,已出版15部书,尚有13部待出版。

他叫陈明福,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。“我想尽量延长有价值的生命。”他说。

退休当晚夜不成眠

2000年3月3日上午,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,陈明福走出会议室,外面本来阳光明媚,他却眯着眼,有点诧异:这天空灰蒙蒙的?

陈明福低下头,打量着军装,轻轻掸了掸,拉拉衣摆,心里念叨:“老伙计,你陪我整整42年,该和你告别喽。”一阵不舍泛上心头,眼睛竟模糊起来。

刚才,学院政委找他谈话,宣布他正式退休。曾经辉煌过去,随着一声退休令,都云淡风轻了。他是专业技术四级,工资相当于正军级,已经63岁,对退休早有思想准备。然而,真要是他脱下军装,他才发现,这身海军蓝,已经融入生命。

3月的大连,春寒料峭,槐树枝绽出细嫩的芽蕾,星星点点,那是春天的讯息。陈明福缓步行走在校园里,一股孤独感从心头涌起,发散到四肢。他摇头苦笑:奋斗一生,一旦退休,就像船儿失去了航向。

这天晚上,陈明福把自己关在书房,伴着孤灯,枯坐到深夜。人生还没咂巴出啥滋味,自己仍怀一腔热血,尚有未竟之志,怎么说老就老了?

他搬出一摞日记本,堆在桌子上,数一数,有70多本,是他20多年的心路历程。翻阅这些日记,往事历历在目。他屈指一算:这辈子,经历了两次“从头再来”:第一次,从军事改行政工;第二次,从舰艇转入院校。如今退休了,教学研究也到头了,今后怎么办?路该怎么走?

往者可鉴,来者可追,陈明福的胸腔里,依然激荡着一股豪情。他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:30岁以前是人生起步,30至60岁是奋斗创业,60岁以后是人生自由。

“现在,好不容易有了自由,我要第三次从头再来!”陈明福下了决心。

几十年来,陈明福勤耕不辍,已发表数百篇文章、出版17部著作,总字数600多万。“从头再来”,就得有目标。他的目标是:主攻纪实文学。

说干就干!第二天,陈明福撤下书架上的学科书籍,跑到新华书店,选购了一批新书,制定了作息时间表:体育锻炼2.5至3小时,学习、写作8小时,看电视新闻和体育节目1.5小时,睡眠8小时,其余为吃饭时间。

第一个计划,就是完成“中华名舰系列”。这之前,陈明福已出版《“重庆”舰举义纪实》和《“中山”舰沉浮纪实》。第三部,他瞄向“致远”号巡洋舰。

甲午海战,是中华民族耻辱,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。身为老海军,陈明福更是如锥刺心。他早就想写“致远”舰了,现在成了自由身,他要付诸行动。

澄清百年谬传

要写“致远”舰,陈明福优势明显:熟悉海军、舰艇和战术,既有丰富的生活体验,又有扎实的军事理论。

甲午海战的史料浩如烟海,研读史料不难,难的是缺乏采访线索。陈明福船乘三等、车坐硬卧,先去广州,参观邓世昌纪念馆。

馆长说了一则故事:抗战期间,广州沦陷,日军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惟独不敢碰邓氏宗祠,路过时皆举手敬礼,军官甚至偷偷溜进去拜祭。陈明福肃然起敬:邓世昌血战到底的气概,竟然震撼和折服了敌人!

他辗转打听到邓公曾孙女邓立英,直奔河北宣化登门采访。

邓立英继承先祖遗风,一生正直做人,清苦度日。2003年春节前,陈明福得知她贫病交加,立刻从当月工资中拿出2000元寄给她,自己只剩900多元,并写信向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中将反映情况。

老将军读信后,动情地说:“全国都在扶贫济困,邓立英可是邓公的独苗苗啊!”但是民政部门认为,隔的代数太远,类似的情况不好办。

驾驶着机车奔驰在铁道线上的时候,苏维民经常看到银白色的高铁从远方飞驰而过。那些穿着白色制服、戴着大檐帽的高铁司机作为铁路高速发展的代表频频登上报纸、电视,进入人们的视野。与他们相比,开着货车走天下的苏维民和他的同事就显得有些落寞。这些拉着几千吨货物,不分白天晚上在铁道线上驰骋的货运火车司机,很少被外界知晓与关注,但是他们就像春天落在大地上的草籽,茂密生长,于无声中渲染出一片绚烂的春色。

苏维民是青岛机务段淄博运用车间的一名老机车司机,1982年入段,1983年6月上登蒸汽机车学习司炉,从此,他就没有离开机车,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,一开就是33年。

提起蒸汽机车,苏维民内心感慨不已。这个被存放在进时光隧道的庞然大物开启了他人生的崭新大门。在此之前,他只是山东淄博博山的一名普通青年。博山以盛产陶瓷闻名,那里的人们熟悉陶瓷制作工艺和各种各样的瓷器,对于火车极其陌生,如果不是参加铁路工作,苏维民也许会成为陶瓷厂的一名制瓷工。

苏维民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铁路职工,当他把将要驾驶火车驰骋大地的消息告诉家人时,人人都对他投来敬佩又赞许的目光。

敬佩与赞许苏维民的不仅有家人们,还有许多苏维民不认识的陌生人。有一次,苏维民与同事驾驶蒸汽机车到达济南。休息期间,他与工友穿着深蓝色帆布工作服到市区闲逛,见过世面的济南人向他们投来敬佩、赞许和羡慕的目光。

那一刻,苏维民觉得做火车司机是件非常骄傲的事情。

初登蒸汽机车,苏维民看什么都新鲜。巨大的可以装40吨水的锅炉,盛满了煤碳和水的煤水车,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巨大的炉床,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蒸汽机车内有四个人,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和司炉学徒。司机负责开火车,其他人负责填煤、上水。跑一趟车,比如:从淄博火车站到兰村西(现更名为青岛西)火车站,机车需要燃烧七八吨煤,遇到天气恶劣,行车时间由五个多小时延长至十几个小时,就得烧十五六吨煤。所有的煤,都是苏维民与师傅一铁锹一铁锹填进炉床。一铁锹煤重20多斤,一趟出乘下来,填了多少铁锹,谁也数不清。填煤时有一定的技巧,比如:前腿躬,后腿蹬,手抓稳,投得准。煤投进炉床时要中间少撒,两边多撒,这样不用风机,煤就燃得很旺。再比如爬坡的时候,火要烧得旺,产生的蒸汽足,机车才有力气爬坡,下坡的时



陈明福不甘心,又给海军政委杨怀庆上将写信,说:“英雄的后代在受穷,我们于心何忍?!”杨政委很重视,批示给海军政治部下属的群工部。群工部立刻派人专程慰问邓立英,送上5000元慰问金,还让驻延庆的海军某部定期慰问老人。

甲午海战史料中,涉及邓世昌和“致远”舰的很少,只有《清史稿》中的千余字。陈明福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,从大连图书馆借阅多本日军将领的回忆录,花钱请人翻译相关内容。为掌握第一手材料,他四登丹东的大鹿岛。甲午海战的主战场,就在大鹿岛附近海域。

大鹿岛上,有一尊邓世昌塑像,面向月亮湾,昂首挺胸,站立舰桥,直面面前这片让他饮恨的海上战场。在他脚下,从太平洋涌来的深蓝、灰褐色的浪涛,一波驱赶着一波,撞向嶙峋礁石,瞬间粉身碎骨,化作滔天白沫,声似惊雷炸空,势如千军冲阵。邓世昌眉峰攒聚,目光炯炯,表情肃穆,似在凝神思考。

仰望邓世昌雕像,陈明福心潮澎湃:“我不写邓公和‘致远’舰,有愧于邓公和其他甲午英灵,有愧于穿了40多年的海军服,有愧当一个海军教授和作家。”

电影《甲午风云》中,有这样一组镜头:当“致远”舰开足马力,朝“吉野”舰直冲过去时,“吉野”舰“嗖”地射出鱼雷,鱼雷在海水中疾进,随着一声巨响,“致远”舰被击中,全舰被火光和浓烟笼罩,顷刻沉入海底……

自甲午海战以来,无论是《清史稿》,还是其他史料以及各种教科书,都说“致远”舰是被日舰鱼雷击沉的。甚至在2003年4月首播的大型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中,仍沿袭这个说法。

陈明福读海校时的专业是鱼水雷,还担任过驱逐舰水雷雷部门长,亲自指挥发射过鱼雷。当他用专业的眼光审视史料时,敏锐地发现了破绽:

“致远”舰是在中炮受伤、弹药已尽的时刻,邓世昌决意与敌舰同归于尽,开足马力用舰首对敌冲撞的,敌方鱼雷怎么能在横向舰艏部位击中它?

发射鱼雷需要准备较长时间,以20世纪70年代的鱼雷性能而论,从发射准备、解除保险、选择战斗航向接敌,到算出准确的发射角、接近发射距离时射出,至少需要半小时。“吉野”舰仓促中怎能立刻发射鱼雷,并能准确击中“致远”舰?

假如确是“吉野”舰瞬间发射鱼雷,一举击沉“致远”舰,对日军来说,这个战功是谁立的?过程如何?在日方回忆录和历史文献中,为什么一声不响,一字不提?

凭着他专业角度的分析,“鱼雷击沉”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。

陈明福研读日本黄海海战史料时,发现日本舰队没有发射过一条鱼雷,只是在北洋水师龟缩刘公岛后,用多艘鱼雷艇潜入港内,近距离发射鱼雷,致使多艘北洋舰船受创或沉没。

陈明福精心研读,抽丝剥茧,终于找到“致远”舰沉没的原因:据1895年《普拉茨塞海军年鉴》载,“致远”舰被日舰炮弹击中发射管内的一条鱼雷,引起强烈爆炸。

为了慎重起见,陈明福特地请教海军舰艇学院老教授黄性惠,两人反复推演,认为这个结论

是可信的。

那么,为什么“鱼雷击沉”说会沿袭百年?主要是“致远”舰在短时间内迅速沉没,这是中鱼雷的标志,中炮弹不会是这种状态,恐怕是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

“发现”左宗棠

在创作“中华名舰系列”4部作品过程中,陈明福同时准备着另一个计划:写“中国近代海军统帅”系列,选定的人物是沈葆楨、丁汝昌、萨镇冰、陈绍宽。他设想通过这8部作品,展现近代以来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脉络。

2005年4月,陈明福到福州收集沈葆楨史料,寻访萨镇冰后代。在参观船政展览馆时,正中间立着的左宗棠铜像引起了陈明福的注意。在福州罗星塔公园里,陈明福又被一组雕像吸引:左宗棠稳坐中间,左侧站着沈葆楨,右侧和身后立着两个洋人。细一打听才知,沈葆楨固然对福州船政建设功不可没,但创建和规划者则是左宗棠,他才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近代海军之父”。

现实生活中,常有这样的情形:一个强烈而单纯的刺激,就能改变人生的轨迹。陈明福就这样与左宗棠结缘。

陈明福双眉紧蹙,伫立良久,遥望着远处的群山出神:那边,有个巴尔喀什湖,面积超过8个太湖,19世纪中叶前隶属中国,1864年后被沙俄强占,如今属于哈萨克斯坦。假如当年让左公将新疆事务一管到底,继续以武力收复失地,这西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,或许早已重新纳入中国版图,今天的巴尔喀什湖,岂不是国人旅游度假的天堂?怪不得王震将军感叹:“可惜左宗棠只有一个,不然我们的领土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!”

穿行在辽阔的新疆,陈明福思绪万千:芬芳甘甜的哈密瓜,晶莹剔透的吐鲁番葡萄,碧绿青葱的天山草原,色泽纯美的和田玉石,优质高产的克拉玛依石油……如果不是左公当年舆楅出关,重整乾坤,眼前这些触手可及之物,或许像巴尔喀什湖一样遥不可及!

大多情况下,陈明福孑然一人。为了节省费用,他常常住二十元的小旅馆,吃着粗茶淡饭。有一次,剩菜舍不得倒掉,放在茶几里第二天继续吃,结果坏了肚子,上吐下泻,一路狼狈,苦不堪言。有的受访单位和受访人,包括左公后人,不相信这位貌似老农者,竟是将军级的老教授,以为是假冒伪劣,有的拒之门外,有的冷眼霜面。更多的人,则是被陈明福感动。中国史学会原会长、国家《清史》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曾多次为左宗棠鸣不平,在陈明福虚心向他请教后,他感慨地说:“想不到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个人!”

2009年7月,《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》出版,《左宗棠全集》主编刘泱泱细读全书,抑制不住激动,撰文高度评价:“作者知识渊博,功力深厚,且用功至勤……其文献钻研和实地考察之广之深,甚至超过有些专业史学工作者。”

陈明福登高一呼后,左宗棠成为民众的关注热点,尤其是年轻人对左公高度推崇。有人称他是“晚清第一硬汉”,有人评价“左宗棠的历史存在,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”。

为了告慰周总理

1950年1月,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,急召周恩来赴苏联参与谈判。周恩来随身带了一部历史小说《旅顺口》,是苏联作家所著,名噪一时。列车上,周恩来读着读着,两道剑眉渐渐紧蹙。后来,他与军事秘书雷英夫聊天时,直言不讳谈了自己的看法:这本书宣扬沙俄侵略掠夺战争,主导思想完全违背列宁的教导,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,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、奸商,就是妓女、骗子,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,实在令人气愤!

1956年3月8日,周恩来再次说到《旅顺口》:“这部小说是宣传大国沙文主义,为沙皇侵略战争歌功颂德……书里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好的,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歪曲!”

陈明福夜以继日,苦干一年,拿出近110万字的初稿。他原想与那部小说较劲,也取名为《旅顺口》,后来考虑到,“旅顺口”只是一个中性名词,没有表达出立场,所以改为《沧桑旅顺口》,将

多,跑得快”,每次蹬上内燃机车,苏维民都忍不住要翘起大拇指,夸赞这个新伙计一番。

从1989年到2008年,苏维民开了19年内燃机车。19年里,令他难忘的事情只有一件——支援“大京九”。京九铁路开通运营后,为满足货物运输需求,路局安排原淄博机务段、青岛机务段分期分批组织优秀司机赴原聊城机务段培训司机。1997年,在苏维民的主动要求和组织选拔下,他成为第一批支援“大京九”的人。苏维民与12名同事胸前戴大红花,由段长和车间主任亲自送到聊城机务段,聊城机务段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在那里,苏维民与同事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。值乘之外,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年轻司机传授技艺,帮助他们尽快成才。

爱戴与尊敬苏维民等人的不仅有聊城机务段的职工,还有聊城市民。那个时候,通讯不发达,与家里通电话需要到邮电局拨打长途,每次去邮电局,苏维民都会受到热情接待。

2008年,苏维民考取了电力机车驾驶证,成为一名电力机车司机,2010年又考取了电力机车单乘单司机驾驶证。在同比参加考试的人当中,苏维民的年龄较大,因此考取单乘单司机驾驶证后,同事们很是佩服

时候,蒸汽用得少,就在炉床上洒上一层煤,压上火,撒煤不能撒得太多,将火压灭,可就麻烦了。做司炉学徒,使苏维民学会精湛的烧煤技巧。有一年,朋友请他帮忙烧锅炉,苏维民烧得又好,用煤又少,朋友对他赞叹不已。

蒸汽机车内整天烧着大锅炉,夏天的时候,车内温度高达40℃。苏维民与师傅们的衣服一会儿就被汗湿透了,他们将衣服脱下来,凉水里泡泡,拧干接着穿上。冬天,本以为蒸汽机车内会温暖如春,哪知道四处透风,寒风像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,要多冷有多冷。

寒来暑往,春夏秋冬,蒸汽机车上,苏维民从司炉学徒到司炉到副司机,最后终于考取了司机。他坐在驾驶座上,拽动汽门、手把,“呜”地一声长鸣,伴随着巨大的烟汽喷出,列车缓缓启动。看着树木、村庄一排一排向后快速倒走,看着铁路附近的居民向他热情招手,成就感在苏维民内心油然而生。

1989年,苏维民所在的原淄博机务段招考内燃机车司机,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招考程序格外严格,苏维民一道一道过关,关关合格,如愿以偿成为内燃机车司机。内燃机车依靠燃烧柴油产生动力,不用烧煤,工作量陡减,所有人都说“干净,轻快”。苏维民的感觉与别人稍微不同,“动力足,拉货

活!”陈明福立下宏愿。

踏破铁鞋觅古迹

左公一生走遍大半个中国,经历无数风口浪尖的大事件。陈明福想,既然是写其真人真事,就必须沿着他一生的足迹走一遍,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实地考证和调研。于是,他设计了6条采访路线:湖南、陕甘宁新、福建、武汉、上海和北京。

陕甘宁新这条路线,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旅行,陈明福在沿途驻军的帮助下,相继走访西安、银川、吴忠、武威、张掖、嘉峪关、酒泉、哈密、乌鲁木齐、伊犁、和田,背着一部旧电脑,边走边写。

盛夏,烈日下的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热浪炙人。陈明福双眉紧蹙,伫立良久,遥望着远处的群山出神:那边,有个巴尔喀什湖,面积超过8个太湖,19世纪中叶前隶属中国,1864年后被沙俄强占,如今属于哈萨克斯坦。假如当年让左公将新疆事务一管到底,继续以武力收复失地,这西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,或许早已重新纳入中国版图,今天的巴尔喀什湖,岂不是国人旅游度假的天堂?怪不得王震将军感叹:“可惜左宗棠只有一个,不然我们的领土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!”

穿行在辽阔的新疆,陈明福思绪万千:芬芳甘甜的哈密瓜,晶莹剔透的吐鲁番葡萄,碧绿青葱的天山草原,色泽纯美的和田玉石,优质高产的克拉玛依石油……如果不是左公当年舆楅出关,重整乾坤,眼前这些触手可及之物,或许像巴尔喀什湖一样遥不可及!

大多情况下,陈明福孑然一人。为了节省费用,他常常住二十元的小旅馆,吃着粗茶淡饭。有一次,剩菜舍不得倒掉,放在茶几里第二天继续吃,结果坏了肚子,上吐下泻,一路狼狈,苦不堪言。有的受访单位和受访人,包括左公后人,不相信这位貌似老农者,竟是将军级的老教授,以为是假冒伪劣,有的拒之门外,有的冷眼霜面。更多的人,则是被陈明福感动。中国史学会原会长、国家《清史》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曾多次为左宗棠鸣不平,在陈明福虚心向他请教后,他感慨地说:“想不到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个人!”

2009年7月,《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》出版,《左宗棠全集》主编刘泱泱细读全书,抑制不住激动,撰文高度评价:“作者知识渊博,功力深厚,且用功至勤……其文献钻研和实地考察之广之深,甚至超过有些专业史学工作者。”

陈明福登高一呼后,左宗棠成为民众的关注热点,尤其是年轻人对左公高度推崇。有人称他是“晚清第一硬汉”,有人评价“左宗棠的历史存在,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”。

为了告慰周总理

1950年1月,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,急召周恩来赴苏联参与谈判。周恩来随身带了一部历史小说《旅顺口》,是苏联作家所著,名噪一时。列车上,周恩来读着读着,两道剑眉渐渐紧蹙。后来,他与军事秘书雷英夫聊天时,直言不讳谈了自己的看法:这本书宣扬沙俄侵略掠夺战争,主导思想完全违背列宁的教导,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,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、奸商,就是妓女、骗子,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,实在令人气愤!

1956年3月8日,周恩来再次说到《旅顺口》:“这部小说是宣传大国沙文主义,为沙皇侵略战争歌功颂德……书里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好的,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歪曲!”

陈明福夜以继日,苦干一年,拿出近110万字的初稿。他原想与那部小说较劲,也取名为《旅顺口》,后来考虑到,“旅顺口”只是一个中性名词,没有表达出立场,所以改为《沧桑旅顺口》,将

多,跑得快”,每次蹬上内燃机车,苏维民都忍不住要翘起大拇指,夸赞这个新伙计一番。

从1989年到2008年,苏维民开了19年内燃机车。19年里,令他难忘的事情只有一件——支援“大京九”。京九铁路开通运营后,为满足货物运输需求,路局安排原淄博机务段、青岛机务段分期分批组织优秀司机赴原聊城机务段培训司机。1997年,在苏维民的主动要求和组织选拔下,他成为第一批支援“大京九”的人。苏维民与12名同事胸前戴大红花,由段长和车间主任亲自送到聊城机务段,聊城机务段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在那里,苏维民与同事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。值乘之外,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年轻司机传授技艺,帮助他们尽快成才。

爱戴与尊敬苏维民等人的不仅有聊城机务段的职工,还有聊城市民。那个时候,通讯不发达,与家里通电话需要到邮电局拨打长途,每次去邮电局,苏维民都会受到热情接待。

2008年,苏维民考取了电力机车驾驶证,成为一名电力机车司机,2010年又考取了电力机车单乘单司机驾驶证。在同比参加考试的人当中,苏维民的年龄较大,因此考取单乘单司机驾驶证后,同事们很是佩服

时候,蒸汽用得少,就在炉床上洒上一层煤,压上火,撒煤不能撒得太多,将火压灭,可就麻烦了。做司炉学徒,使苏维民学会精湛的烧煤技巧。有一年,朋友请他帮忙烧锅炉,苏维民烧得又好,用煤又少,朋友对他赞叹不已。

蒸汽机车内整天烧着大锅炉,夏天的时候,车内温度高达40℃。苏维民与师傅们的衣服一会儿就被汗湿透了,他们将衣服脱下来,凉水里泡泡,拧干接着穿上。冬天,本以为蒸汽机车内会温暖如春,哪知道四处透风,寒风像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,要多冷有多冷。

寒来暑往,春夏秋冬,蒸汽机车上,苏维民从司炉学徒到司炉到副司机,最后终于考取了司机。他坐在驾驶座上,拽动汽门、手把,“呜”地一声长鸣,伴随着巨大的烟汽喷出,列车缓缓启动。看着树木、村庄一排一排向后快速倒走,看着铁路附近的居民向他热情招手,成就感在苏维民内心油然而生。

1989年,苏维民所在的原淄博机务段招考内燃机车司机,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招考程序格外严格,苏维民一道一道过关,关关合格,如愿以偿成为内燃机车司机。内燃机车依靠燃烧柴油产生动力,不用烧煤,工作量陡减,所有人都说“干净,轻快”。苏维民的感觉与别人稍微不同,“动力足,拉货

字数压缩到80万字。2010年9月,《沧桑旅顺口》(上、下册)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引起媒体广泛关注。

第二年5月,大连《半岛晨报》编辑室主任纪扬请陈明福到报社,兴奋地告诉他,报社领导决定,利用他书中丰富生动的历史资料,一天一个整版,连续刊登一个月!

从7月26日起,《半岛晨报》以“大连往事”为栏名,连续刊发32天,共计32个整版,全国有七八十家网站转发。一时间,《半岛晨报》零售销量激增,很多读者抢着收齐这些报纸,作为藏品。

百花园里摘蟠桃

2013年6月15日下午,京西宾馆三楼会议室,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颁奖典礼在此举行。这是5年一度的奖项,代表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荣誉。

仪式开始前,一位腰板笔挺、顾长消瘦的老者走进会场,东张西望了一会儿,找到自己的座签,怯生生地坐下。座签上写着:陈明福。

人渐渐多起来,陈明福左顾右盼,没发现一张熟面孔,只好静静坐着,显得有些拘谨。他觉得奇怪:站了半辈子讲台,十几人小课也好,数百人大课也罢,从未怯场过,今天是怎么了?

想了半天,他终于找到答案:自己不是“圈内人”,却好像孙悟空,侥幸在百花园摘了颗蟠桃。15时,颁奖活动开始。先上台领奖的,是5部长篇获奖作品的作者。每位作者上台时,银幕上都会显示评委会的点评语,并配音宣读。陈明福排在第四位。当他走上台时,音乐声起,银幕上出现评委会点评的字幕,并伴有配音:

“古稀之年的陈明福,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,历时六载,寻着晚清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的足迹,遍访其关内塞外、天山南北、万里海疆及生前所到之处,查阅数千万字的史料,搜集大量趣闻轶事。作品气势恢弘,文笔流畅,叙事生动,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,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,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与不足,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,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。”

掌声中,陈明福往台上走,边走边扯衣摆。这是一件新衣服,棱角分明,有点不服帖。这辈子,他从没给自己买过衣服。这次为了进京领奖,他破天荒花470元,买了一长一短两件衬衣。

主持人说:“陈老师,请您给大家讲讲写作中的艰辛和甘苦。”

陈明福原以为只是上台领奖,事先没有准备发言,脑子一片空白,好在毕竟是教师出身,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: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”。

接下来,话匣子便打开了:“每个人都做过很多梦,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,能够来到京西宾馆这样神圣之地,能够获得中国传记文学最高荣誉奖。”

“我为什么写这部书呢?”陈明福语调铿锵激昂,“左宗棠可谓功盖世啊,在晚清这样积贫积弱的情况下,守住了我们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,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,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!如果新疆丢失,内蒙就会丢失;内蒙丢失,塞外就会丢失,我们国家还成什么国家?所以我写了这部作品,可以说是‘披肝沥胆、心力交瘁’,这是我作为海军军人的责任!”

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。一晃3年过去,陈明福的书桌上,又堆起厚厚一摞新书稿。虽已年近八旬,他仍不敢懈怠,创作计划排得满满的。为了保持充沛体力,他风雨无阻,天天到游泳馆晨泳千米。

“岁月不饶人,我的人生已进入倒计时,没有丝毫懈怠的资本,惟有与时间赛跑,夜以继日,只争朝夕。”他说。



2016: 中国报告

中国作家协会·报告文学专项工程

了他一把。多年的驾车经历,使苏维民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,比如:下雪或是下雨,车轮容易打空转,操纵机车时就要适时撒砂增加粘着力、合理调整手柄档位,尽可能利用下坡提起速度,这样爬坡时,就能充分利用动能闯坡。这些工作经验加上平日的谨慎小心,使得苏维民跑车33年,安全行车150余万公里,没有发生一起责任事故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对火车司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,没有人再羡慕火车司机这个职业,开行货物列车的火车司机更是极少进入人们的视野。但是苏维民从未产生调换工作的念头。他觉得工作不是做给别人看的,不能因为别人羡慕或不羡慕,影响自己的人生。

“干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本性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待,苏维民依然认认真真、扎扎实实地开好火车。